



合叅
析講

詩經正解

周頌

三十

505
30



同會
攻印

門
卷
30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 頌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石

彙輯

門人

孫寬
戴章漢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說纂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疏曰。此特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

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其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咏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按頌之義。合先世功德歌而咏之。以達於神。使後世子孫愛而慕之。故其詩中每有追叙先烈。啓發後人意。然其詞直而不激。實而不浮。叙事而不比。興乃王者之言。又以為宗廟之事也。然周頌之詞。近於正而婉。魯頌之詞。近於誇而浮。商頌之詞。近於簡潔而明肅。其所以存魯與商者何耶。曰魯為夫子之宗國。商為夫子之先王。其所以存之者。亦為臣子之心也。○孔子曰。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元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勒。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勒而重章也。雖云盛德之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止齋陸氏曰。列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

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蘇傳。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書儀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列。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既有商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章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全指此詩見洛邑既成。新率諸侯。以祭的意思。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文德不可見。而觀德之在人心者。便可見。文德首句提起。肅雍五

句。是言奉祭者皆體文王之德。下是即上意。而嘆文德之盛也。全要驗盛德之在人心。不重人心之誠上。○周公作此樂歌。蓋以文王收拾天下之人心。是舉廟中。以見天下總無有射于文德也。故上言顯相多士。而下總之曰。人人字該天下而言也。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去聲濟濟上聲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於人斯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歎也。於人

合參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若謂有廟之格。固所以思孝。亦所以觀德也。今日清廟之祭。不可以觀文王之德之盛乎。於穆哉。此清靜之廟。神靈安于斯。殷薦行乎斯。此固一人主豔以見文王之地。而因與群工百職共見文王之地也。故當祀禮方行。羣后畢集。尊而助祭者。不有顯相乎。而肅肅以致其敬。雍雍以致其和。顯相一文德也。卑而與祭者。不有多士乎。而肅肅者如其敬。雍雍者如其和。多士一文德也。文王之神在天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天。而以心之和敬者對越之。若與在天者相感孚也。文王之主在廟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廟。而以心之和敬者駿奔之。若與在廟者相左右也。夫清廟祭享已在奕世久遠之後。而顯相多士亦非復左右奉璋之徒矣。而猶然若此焉。是可見文王之德。可以光四方。可以顯西土。亦可以光顯于千百世之天下。何其彌久而彌彰也。豈不顯乎。文之德。可以肅髦士。可以趨六師。亦可以趨走乎千百代之臣庶。何其彌久而彌篤也。豈不承乎。吾知文王未沒。天下之耳濡目染者。惟文德也。固淪洽漸漬于其中。而不自知文王既沒。天下之夢想謳思者。亦惟文德也。又聯屬維繫于其中。而不可解。信

乎無有獻射于人者矣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周人出祀而登歌之也宜哉

相講此詩周公作于攝政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之也疏義曰廟有門堂寢室牆宇周圍其深遠清靜可知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此句要點出文之神凝于斯文之主在于斯并主祭者一段精神含醞于斯而顯相多士皆與焉顯相助祭之公侯多士執事之百職方山謂顯相多士俱是諸侯但尊卑微異耳再詳之肅雍即是文德秉文德即秉肅雍蓋互言之雍雍在官肅肅在廟文之德固然而以顯相多士相承互說正見其無一人之不體耳肅雍秉德雖就祭時見之亦不專指相祀一節就平素身有其德言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在天以神言對越有景仰昭事如將見之之意此心對着文王心無他念念無他適也在廟以主言駿奔有周旋趨踰如將弗及之意人主生而奔走天下猶易沒而奔走天下實難今駿奔走而曰在廟則文德之感人更為可想此二句是一時事非既事其神又事其主之謂然對越亦只于駿奔中見

之蓋在天之靈即憑于在廟之主也總是心之和敬為之不可分身心看此正是聖德在人心處德之昭明不昧曰顯人之恭敬奉持曰承此句總承上意無射句又粘顯義來惟顯且承若是人心又安得有獻射總見文王雖逝而文德之在人心者雖當沒世之後猶淪肌浹髓而不能忘人字泛指天下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即廟中以見天下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嘆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箎絃亂人聲欲在位者

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九峰祭氏曰。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按書以丕顯屬文。謨以丕承屬武。烈疑此不顯不兼。兼頌文武且書。又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于尊也。○按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享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兩陽時若。大役以成。報神錫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觀周公首以祀新邑為言。若瀾于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齋戒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神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庖宰之賤。亦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公以為首務也。○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薛毘陵曰。此詩祭文王。而不言文王之德。惟曰顯相多士。秉德者何也。蓋君之聖者。臣必賢。德之盛者。人必法。六德九德者。每萃于迪德之朝。靜言庸違者。難容于聖人之世。自古然也。○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唱歌。三

嘆謂三人讚嘆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于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朱子曰。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惟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按渙之象曰。先王以享帝。立廟。益萃渙之道也。故周公首事焉。厥後漢剗未央。而登歌首奏。宋人都汴。而親廟先立。倘亦聞清廟之風。而興起乎。

○維天之命章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全前此詩首節贊文德之盛。下是欲永其道之傳也。只重贊文德上。以純字作骨。駿惠字篤字。俱根純字。來文王之德。上合體于於穆。下衍慶于子孫。語意一貫。文德之純。惟同天道之不已。則其可以示法於後人者。又向有或已處。故後人必順之。厚之。方能以此心之不已。

而合文王純德之不已也。惟文心同天故與天合德必後王同文方可與文合德。○首節言德。下節言道者。自文王得之心而言則曰德。自後人所當繼述而言則曰道。道即德之見于事者。如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是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上乎呼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合參此亦祭文王之詩。若謂言祖烈者必本乎德言祖德者求端于天是故維天之命於乎其深遠哉。通復相禪而無一息之停。何不已。

如之命流于不已則天之所以為天。盡于是矣。文王之德於乎其不顯哉。純粹至精而無一私之雜。何純如之。德至于純則文之所以為文。盡于是矣。夫天道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天也。文王也。何間然之有哉。

拈講此節贊其配天道于無窮也。舉天道聖德而并言之。此便是贊文王之德之盛。非是以天頌文亦非是以文擬天也。於穆對不顯。輕看只是贊詞。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當重看。穆是機緘不測。不已是循環無窮。不顯是光輝宣著。純是渾然不雜。不已正是於穆。使或已焉。則有端倪可見而非穆矣。純正是不顯。使有私欲雜焉。則非顯矣。昆湖云。穆是即說不已者之深遠也。顯者是即說不雜者之顯著也。此分合更精明。○講法須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未有能全體之者。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無二無雜。無間斷先後。一天命之不已焉。然則文王其天乎。一直說下。○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正是贊文德之盛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土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合參夫文德之盛如此。我後人不當嗣守。而弗贊乎。顧我以不敏之資而荷莫大之業。此正文王之神之所恤也。不知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而啓發我之思乎。輔翼我之行乎。有則我當受之。以為憑藉之地。凡文王之道。本之身心之間。而達之家國天下之大者。務期大順之而不悖也。然道也。不惟我之當行。後世子孫皆所當行者也。繼是為曾孫者。又當率乃祖之攸行。篤厚之而不忘焉。如是則文王之道。將傳于世。與天道相為無窮矣。不有以慰文王在天之靈乎。

拊誦此節。其裕後嗣于無窮也。假以溢我。從己之欲入德而未能來。亦止為德盛者澤必長。故深望其恤耳。不作疑詞。看亦不專就祭

時說我其收之。連下句看。言文王有所恤于已。則已當體文之德。曾孫篤之。言文王有所恤于曾孫。則曾孫亦當體文之德也。收是不欲過。伏墜壞意。蓋祖宗以德垂裕。未始不願子孫之象賢。而或自作不典。無以為承受之基。則雖其祖宗在天之靈。有啓佑之意。而往往不能身體其道。兼承其傳。故曰我其收之。又曰曾孫篤之。惟求無負于所以恤我之意耳。文王之道。本之身心。而達之家國天下。皆純德之見諸行事者。不安于小成。而必欲克拓開廣之。故曰大不敢作。聰明而必欲持循據守之。故曰順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之相續。便見篤厚。只是大順者愈大。順之而不忘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詞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詞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詞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詞也。此詩在鎬之祭。與洛邑之祭不同。

詩經正義卷之三十一
七
○維清章

序維清奏象武也

全首此詩重贊文典上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贊其為致治之祥正見其所當法也○緝熙二字原文王之心法而用之于此則有由心法以繼治法意○始祀作武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說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績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合於此亦祭文王之詩若謂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典惟我嗣王所當清而明之使之昭著而不昧而又緝績之使之常熙明而不已

者乃文王之典也蓋經畫本于一心損益監于二代勒成一代之典皆所以闡文德之精而備王道之大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于今其間開國承家者用是典而成永清之業繼體守成者用是典而成日靖之休莫不有成績之可紀焉則是典也殆以關雎麟趾之意萃兩間之太和而以周官法度之陳開萬年之景運寧非我周之禎祥乎夫以文王之典而為周之禎如此信乎後人所當清明而緝熙之也

所講此章首二句文平而意串又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如紀綱法度之施皆其精神心術所寓惟法久則易湮所以貴清明法久而易忘所以貴緝熙蓋經畫宣布使之大著于天下又無時不然而使之常布于天下正緣文王之德原緝熙敬止其所垂為典者後人亦當緝熙而常清之也典正與法異蓋法隨世而數易典垂世而不刊故不曰文之法而曰文之典肇禋目武王創業時言迄字中舍成王守成意用謂用典也兼變通遵守二意禎字即在有成上見不必以鳳麟河洛等形容此蓋即典為禎也末要繳出法典意使不清

明而緝熙之是自
棄其禎也可乎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章

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全首此詩重報功上首節歸功于諸侯下皆示以報功之意或將戒
勉修德另做一領不知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處古人相報之
厚其美不忘規類如此○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則工歌烈文非獻其功之謂

烈文辟壁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
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

保之也

合參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若謂宗廟之祭我主之辟
公相之者也今茲殷禮畢稱而神釐永錫亦庶幾祭則受福矣豈予

一人之自致哉惟我辟公盛德素享于神明侯度益欽于格廟其顯
顯印印而光輝之發越者是其烈也其踰踰濟濟而度數之不愆者
是其文也以此而承吾大禋則馨香感而嘉貺隨集矣凡其如幾而
如式時萬而時億者孰非辟公之錫也然豈曰惠及一時已哉多福
之來同愈久愈篤殆惠我以無疆之福嗣是而子而子其克保之嗣
是而孫而孫其克保之是雖祖考燕翼之澤而辟公之毗益我文子
文孫者亦已弘矣

析講此節是歸諸侯以錫福之大功烈文句輕祉福三句一順說下
祉福就王者一身言祉福乃神錫而云辟公者蓋助而獲福猶之錫
也辟公竭對越之誠以格祖考祖考以辟公之故而福我一人是今
日之祉福皆辟公之所錫也撫成業而致盛治乃是王者之福非徒

以富貴言。下二句。是行此祉福于無窮也。祉福享之長久。便是無疆。而子孫保之。即保此無疆之福。語意相連。不斷此節。正所謂我功也。○大意謂精誠之極。昭假于神。而通神之貺。以及于我。遐遠之慶。救錫于我。而綿我之祉。以及于子孫。則予今日。所以格祖考而歛一時之福。極他日。所以延後裔。而垂百代之休光。胥辟公賜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我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我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賜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合衆夫辟公有錫福之功如此。我將何以報之乎。念爾平日之在邦也。取民有制。無封以專利。費出有經。無靡以傷財。維王固嘗隆殊常之禮。以尊崇汝矣。又念汝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崇及爾身。未足以為報也。必使汝之子孫繼先序而永膺茅土之封。襲前休而

永承屏藩之寄。益光大之。而與吾之子孫相為靈長可也。如是則所以惠我無疆者。庶乎其少酬矣。

析講此節。示以報功之意。首二句。從今日助祭想到平日恪共職守。歷歷可嘉。只此無封靡已當崇慶。况有大于此者乎。只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取之有制。能遵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封用之有節。弗違我周九式之規。是謂無靡崇之。是尊禮褒賞之意。皇之只是繼諸侯之緒。與國同休。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不就加地進律。說報功以及子孫為極。故特推極而言。或謂爾使我子孫保之。故我亦使爾繼序皇之。則淺陋甚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

乎音前王不忌

又言莫強于人。莫顯于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為恭

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合衆然我之意。又不止此也。人固有恃勢力以為強者矣。豈知莫強者其人乎。能盡衆善而衆善咸備。則大道有以立。四方之極。四方雖遠。皆以之為訓矣。何強如之。人固有假爵位以為顯者矣。豈知莫顯者其德乎。能備君德而衆班畢具。則盛德有以立。百辟之準。百辟雖衆。皆于我乎儀型矣。何顯如之。夫道德之能感人如此。觀諸前王可驗矣。於乎我前王也。身雖已沒。而思慕之者。愈久而不忘。正以其道德之盛。而四方訓之。百辟刑之者。自不能忘也。我能以先王為法。則人亦不忘。而崇之皇之者。弗替于後矣。可不勉哉。既歸美于前。又勸勉于後。可謂得待臣之道矣。

柎。柎此節上四句。言道德之強顯。下以先王之感人者驗之。此與抑詩不同。彼重在道德感人。此重在無競不頌。不作效驗說。無競以勢力形之。四方訓正見其強不頌。以爵位形之。百辟刑正見其顯。道即自用彛倫之不可缺者。故泛言四方。德為臨民御衆之所當盡。故

專言百辟。前五包文武在內。勿用出。不忘是言天下後世之人。仰慕愛戴之不忘也。正道德之能維係人心處。但訓行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亦有辨。當奉祭廟庭時。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點醒他。使其惕然有感動意。咏嘆滂沱。有有餘不盡之思。若直說要他取法前王意。便索然。○上玉云。無競四句。雖若概以成語引起。即已直指前王矣。故下緊接不忘亦倒裝文意也。嘆前王竟住。亦若自勉者。而勉辟公在言外。意味深長。時講必欲找足。則嚼蠟矣。○我功固所當報。而道德則所以保我功者。又何可以不修。着於乎二字。一番咏嘆。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修德者矣。○劉景誠曰。分言之。則人與德異。合言之。只是一個德。故總註只云先生之德。

烈文一章十二句

此篇以公驪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章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全首此詩頌太王承天啟後之功當以太王荒之句作主言太王上承天意以創業下啟文王以成業皆太王之功也。不可以太王文王平說。大意謂能如文王之康始無負太王之荒末言子孫當世守以慰太王之心也。荒之康之保之俱指岐山言保岐山在于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根本之地能無深念。此詩全要歸重太王故註曰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蓋文王亦不過承太王之緒而安之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徂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乎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合象此祭太王之詩若謂我周之天下大統雖盛于今日而肇基寔始于太王是故知創業之所以難則知守成之所以不易矣誠以岐山之高撫而有之者固我周也而所以使之得撫而有之者天也。蓋由帝監下土而求莫之心孚于明德之主故乃眷西顧而與宅之命遂宅于岐山之陽天固作之以待太王也。而太王亦豈不善承天者哉。吾見其體國經野而躬親乎胥宇之勤啓闢修平而曲成乎荒度之績是雖盡人之能而允咨乎帝遷之望也。夫太王既作之于前矣。文王則因其垂成之勢而修和輯寧以安此岐周之民焉。夫此一岐山也。太王作之于前而啓文王以安之于後以故昔為險阻之區今則人歸日衆而有平易之道路觀岐山而念功非皆太王上承下啟之成業而為今日永清海宇之丕基矣乎。為子為孫者慎弗恃乎天而必盡之以人當仰思乎祖而善繼之于後以文王康之之政為政而上承乎太王作之之功保此岐山于不替焉可也。如是則有彝之行永為萬國朝宗之地而我周植本之固永為萬年不拔之基矣。否則豈太王之所以望我後人者哉。

辨講此章上六句言太王基業之功。下則望後人之世守也。周之遷岐本非得已。而周家王業寔起自岐山。故詩人言此非人所能為。真若天造地設。以待此明德之君者。故曰天作云云。荒之不但作屏修平。須兼居民授田看。凡一切教養已草草做一番了。所謂草昧經綸也。彼作句亦不可輕。形勝造于天。故云天作。草昧闢于太王。故亦云彼作。見得太王之功直與天并也。文王句不得與太王並重。謂彼惟善承大之所作如此。故文王因得而康治之。設太王無以作之于前。文王何由康之于後也。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懷保輯寧修和之類。要入培植岐山之命脉意。彼祖二句總承太王文王來却重太王上有夷之行是地關民歸昔為險阻之區。今為都會之地。保字亦重在保太王之業。蓋岐山在昔為王業之基。故岐山在則王業在。而太王之靈如在岐山。在今為天下之本。故岐山安則天下安。而太王之神始安。做弦云履豐鎬之洪圖。則追念岐陽之啟關。撫蕩平之大業。則繹思草昧之經綸。此正所謂保之也。保者非謂止保此一隅。祖宗以一岐山而遂有天下。子孫固當以天下保此。此山然亦是修德行政以保之。不是泛泛去保也。

天作一章七句

太王當年仁人之歸不隕之問種種可思。詩人不言而獨深念夫蕞爾起家之地。以為使子孫者。知天人之相求其故甚微。果何息可以少懈。而後前休無窮。不獨入廟時始不忘也。○高山之當保固矣。何以復有遷豐之舉。遷豐正以保岐也。拓其擁衛。乃以鞏其本基。又何以復有遷鎬之舉。遷鎬正以保岐也。羅其司勢。乃以深其根蒂。若平王東遷一舉而委之戎狄。所謂子孫保之者安在。劉豫得關中而不能守。遂使中原淪陷。幾數百年。始知能得不如能守。古今一轍。○疏義詩意首尾主岐言之。故知為祀太王也。

○昊天有成命章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全旨通詩以不敢康句為主。文以敬止。武以敬勝。皆此不敢康之心也。即基命宥密。亦不敢康。到精微處耳。只一心字提綱。所以修德基業者在此。所以觀光揚烈者在此。所以輯人心。凝天命者亦在此。心外無德。德外無命。不分三項。○先言文武將以引起成王見得成王能修文武之德。繼文武之業。而保文武之命也。重成王守成一邊。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

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合參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若謂我周王業創之者。固本于文武而守之者。寔賴于成王。彼昊天祚周以天下。既有一定之命。我文王以敬止之德。受其命于三分有二之時。我武王以敬勝之德。受其命于天下一統之日。其所以成一代之王業者。已亟其盛矣。使繼之者。非其人。亦何以保是命哉。惟我成王。繼文武而受命。兢兢業業。惟恐成命自我而墜。而不敢以康寧焉。但見其夙夜積德。以承藉乎天命者。其德已造于宏深焉。而無一理之或遺。又極其靜密焉。而無一物之或雜。是成王所積之德。即二后之德。所基之命。即二后之命矣。嗟我成王也。其于文武之業。緝而續之。光而明之。以觀文王之耿光。而克盡乎為孫者之心矣。以揚武王之大烈。而克盡乎為子者之心矣。故今天下安靜。萬國咸寧。視四方攸同。四海永清之日。猶故也。祚周之命。寧不保于之無窮耶。夫成王之德。有以繼先保命如此。是宜于登歌而頌之歟。

桐講此章上二句。本其受命之自。下及其保命之功也。我周有天下之命。已自一成而不易。故曰成命。二后受之。以敬止敬勝之德。受之也。曰成。曰二后受。俱見成王居可康之位。有可康之勢。而不敢康。此為積德基命之本。不敢康。二句串講。不可把存心積德兩平看。上思天命之難謀。下思先業之難繼。此其惕然不敢惕寧的念頭。正修德保命之根本。夙夜是言工夫。無間斷處。宥密是言修德到成就處。屋之基址。曰基。德立于此。而命承于彼。如有憑籍者然。故曰基命。凡繼世之主。多謂席龍承休。可以宴然無事。遂至逸豫滅德。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今之夙夜積德。以基命者。直至宥密之地。而後已。作一氣說。宥者。萬理皆備。而茫無涯際。遠大之命。原非可以淺隘之德基也。密者。一理粹然而毫無滲漏。嚴謚之命。原非可以粗疎之德基也。緝者。繼續文武之業。而不自我墜也。熙者。光明文武之業。而不自我昧也。或謂緝熙。註雖屬業說。還本德來。盡心如觀文光。則繩祖之心。盡揚武烈。則肖父之心。盡是也。心即不敢康之心。念念不敢康。即是單厥心。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一般。此二句蓋覆講上二句意。而葉美之。故註曰。是能云云。緝熙覆轉基命。單心覆轉不敢康。與宥密

意。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二后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所以靖之者。不無望于後人。惟成王觀光揚烈。依然不改于攸同。永清之日。正其能保二后之命于無窮也。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如政清刑措。禮陶樂和之類。○成王守成者。乃頌其基命。可見我周世世開基者也。我周之心法。念樹基者也。蓋命之未集。不可有徽幸之心。而命之已集。不可有倚籍之心。故于二后。僅言受。而于成王。則言其見命之堅固。不拔。全賴于成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歷觀古昔。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獨周家為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為大推其所以。只此一點。不敢康寧之心。文皇與魏徵論。創守孰難。魏徵曰。守成難。開創者其功。大守成者其德至也。然則此詩。豈獨頌成王之功哉。

○我將章

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全旨此詩重親親一邊不可把尊親平看上二節冀天與文王之享以祭時言未是欲常保天與文王之享以常時言首二節是一時事勿分先後不敢必天之右而必之于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遵典靖四方必文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若不可冀倖者焉○法文處絕不言天以文一天也畏天處絕不言文以天一文也正見其配處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

叶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合參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若謂我之大享明堂也帝以親配禮固由于義起神以人格儀尤貴于及物或自我將之致其敬而敬焉或自我享之致其信而信焉有少牢之羊也豕宰省之我則將而享之昭民力之普存非若圜丘之鹯栗矣有太牢之牛也宗伯省之我則將而享之薦馨香于冲漠非若冬至之用犢矣夫盡物者存乎人而采格來享者存乎天惟此上帝之尊庶其鑒予一念而降此牛羊之右乎

辨講此節言備物以事天而與天之享也明堂之禮古無其制自我倡起二我字最有深意蓋不委之有司而示以必親之意也奉而進之曰將熟而薦之曰享維羊句見禮儀具備與圜丘之祭不同昔以天道祀天則藁秸為席陶匏為器其牲鹯栗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此以帝道祀天則牛羊為牲簠簋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維天其右之其字乃真望之詞見天心難測當有出于將享之外者會下法典及畏威意方妙先正云皇天雖無親而幸有於昭于天者在也則斯禮也其亦天心之克當乎上帝雖靡常而幸有在帝

左右者寓也。則斯禮也。其亦帝心之居歆乎。我盡誠敬以尊神曰右。神鑒我而歆其尊奉亦曰右。疏義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古人以右為尊。故訓右白尊。紀緒云。右字中包享字。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

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合。然明堂享帝文王配焉。彼文王嘗以安民之心垂一代之令典而即以安民之典開萬世之太平所望後人者良不淺也。我則儀式刑文王之典考周官以咨故是而駿惠不忘按方策以條便宜而覲揚不怠日以靖乎四方之民焉一念享親之誠寔籍此以為之本也。此即不收以薦馨香之糜文卜其來格而能以繼志事之達於決其居歆哉維此能錫福之文王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享我祭乎。

柳講此節言法典以安民而必文之事也。上二句就已然說見感格有素。正宗祀之原也。儀式刑三字。大嚴氏謂是法之不己。劉氏謂是取法之甚。輔氏謂是疊言之見。允云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張叔翹又謂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然只還他法典便了不必逐字疏解。典以禮樂刑政言文王惠鮮懷保原無日不以四方為念。法文王之典。正所以法文王之靖四方也。日靖日日然也。伊嘏句。輕祭時稱之之詞。右字與上節同。即尊臨也。註在此之此字。正指上帝之側言之。以人對天只好說個冀望之意。故首著一維字。以孫率祖可驗其感孚之素。故次着一既字。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是說詩者之詞。非詩人明堂自言之詞。然措詞亦不可不念此意也。考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夏后氏禘。商而郊。禹明堂之祀。未之前聞也。蓋周公之意以為思文后稷既配于郊矣。以文王之德不祀之于郊。又不可禘也。于是自明堂之祀焉。他日。他日。他日。又特為世室列于昭穆之外。以為百世不遷之廟。則其以德而勸後人之意深矣。至于樂歌。又以法典為說。夫周公之意。豈特報德先王也哉。噫。使其後人服膺是詩。則其典雖至今存可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合祭夫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然仁人不以天之既右而弛其享帝之誠。孝子不以親之既享而怠其享親之敬。予今日其敢以自肆乎哉。我其自夙而夜。凜明威之有赫。而時切夫欽若之誠。儼帝鑒之有嚴。而不懈。夫時幾之勅。庶幾動與天合。行與理俱。天與文王之降鑒乎我者。予以保之于弗失也。蓋天與文王一也。畏天所以畏文王。畏天有常。則天之降鑒有常。而文王之降鑒亦有常矣。否則冥冥之中。心有厭棄我者。而敢不敬哉。是詩見周人能享帝享親。而仁孝之道。兩無愧矣。

抑講此節。承上二節。來見得天與文王之右享者。非享以物。享以敬也。三句一滾說下。首二句。主天言不言文王。統于尊也。天威如陟降。日鑒出。王游衍是也。畏天威。如憂勤惕厲。戒謹恐懼。無一時一事一念不然。便是此二句。只講畏天。不必入文王。按微言。仰體日鑒之微。

意而不徒恃乎牛羊之將享。遠紹昭事之小心。而又有加于文典之儀型。言人即帶文王在內。而上玉謂畏天威。即是畏文王。理不事補。語亦不容補也。極妙。末句見侈然自滿。玩天褻天。則皇天弗尚。文王弗恤矣。降鑒于今者。可常保于後哉。蓋明堂之悚惕易。而平居之敬畏難。故言以自矢云爾。○右享與降鑒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鑒自神意之鑒。其誠言。蓋降鑒又是原右享之意也。若云降鑒即是右享。此只就祭時言。又似狹矣。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于季秋之月。有大事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

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屈天神于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于明堂。斯為曲盡矣。○問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祀之。故謂之帝。○古義曰。宗祀者。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胡致堂云。文王已廟有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以配帝也。○麟士按樂記曰。武王克商。祀于明堂。新論云。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則明堂為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昉于周公。孝經以此贊其孝。而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

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末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周公成之。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義。誤執嚴父二字。以為凡有天下者。必尊父以配天。歷漢唐宋。莫有能正其失者。司馬光曰。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于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大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個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辨本明。足破千古之惑。

○時邁章

【序】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全詩通詩要得。武王巡狩。而告諸侯。口氣通以昊天其子。句為主。首節以時巡而奠天命之歸。二節是神人受職。為受命之徵。三節是政

教並修為保命之道。俱就巡狩時言之。皆見天之子之也。蓋始不敢必而終則信其然。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之相應。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此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若謂我周當商命。爰革之初。正人心望治之始我也。以諸侯無統則玩百神無主則渙乃起而時巡之。予以朝會諸侯祭告百神焉。固奉天而行之者也。不知天子冲漠之中有以默相乎我而予之。以為神人之主政教之宗乎。否耶。吾誠不能無望于天矣。

○此節上句兼朝會祭告言。下句異天命為人神之主言。此乘于戈甫定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乃革商之後。最初一巡所

謂春東夏西。秋南冬北是也。朱子註。不過引言。後來周公所定之制。非正解也。按周制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殷衆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此周公制禮以後事。此時王制。朱作况。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有十二年在位也。勿泥十二年之說。蔡九峰曰。柴燔柴以祭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設於巡狩之方也。通解考。武王在位五年。朱傳十有二年云者。蓋此詩雖武王巡狩作。而後王巡狩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于周禮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狩之初說。子之兼神人之主言。會清明于一朝。秉圭鬯以萬國。孰為致之耶。意天冥運于上。而使子代督之者耶。予不敢知而敢恃之乎。有不敢必意。然是子之矣。故以下節驗之自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

嶽允王維后

詩經注卷之三十 二十九

右尊序次震動叠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自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合參然大雖不可必而驗之行事則有可徵者焉。天與我周。寔右之于臣民之上。序之以夏商之傳矣。是以使我巡狩所及以朝會乎諸侯也。則申明王制。以震人心。玩惕之餘。而四方諸侯。自畿甸之近。以至要荒之遠。莫不畏威懷德。而震叠之不遑焉。以祭告乎百神也。則懷之而使之莫不來柔。而使之莫不安。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來格來享。而感乎之速焉。夫神人之受職如此。信乎周王承天之眷。主乎幽明。為天下君。而昊天之子我者。為可驗矣。

抑講此節首句。緊承上說來。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兼受曆數言。震之正指朝會。是初有天下。出號令以約束之。如頒正朔。同律度之類。言纔考其政治。尚未施慶讓黜陟。而天下諸侯已莫不震叠。善者未敢自信。惡者業已悚然。恐難逃新天子之刑誅也。懷柔指祭告言。懷

之而來假來享。柔之而罔怨罔悃。蓋百神無不感格。而就百神中。舉其最大者。至河循其軌。而不泛溢。嶽安其所。而無騫崩。皆嚮答于新天子之秩望也。俱要見天使之如此。宜在莫不字。與及字上着精神。對天言則為子對神言。則為后既為神人之后。未有不為天之子者。非所謂寔右序有周。而何。○震叠懷柔。正是右序之寔。蓋萬方朝會百神感格。苟非天意眷注焉。能至此。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戢聚繫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于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合參然大意。因驗于神人。而保命寔賴于政教。肆我今日。掃商家之穢濁。而開天下以永清之治。撥商家之昏亂。而鼓天下以文明之風。

詩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

明昭乎我周也。于是乎辨天下之淑慝，別天下之功罪，而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則有以彰善癉惡，而其政修矣。又戢干戈，于不用鞞弓矢于不試，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有以偃武修文，而其教洽矣。夫天道視君道為去雷也。今政教兼舉如此，則昊天之子我，為有常矣。不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哉。吁若周王者，真能遠觀于天人之際矣。

柳講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明昭有周，言驅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啟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意須串言。立一定之式，以序諸侯功罪最殿，慶賞予奪一準乎此。此正震疊之寔事也。蓋天子序之于天，諸侯序之于天子，惟右序之命。既出于天，則式序之規自當行于天子。此政之行也。載戢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以偃武修文平看。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是矣。昆胡云：如敦信明義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舊，又易即于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泯之理。時

夏為穢德所淙，不知自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邁中固結人心，維持國本，有一段精神聚係處。此教之行也。末句根上政教來，須補昊天天子之意。如式序行，是能保昊天作君之命，懿德求，是能保昊天作師之命也。○漢唐諸君皆以窮兵黷武，宰割天下，禮樂之治，忽焉不講。惟文景章明，貞觀開元之治，教崇貴教，有三代遺風，然皆雜而不純，未可為後世人君法也。嗚呼！此武王懿德之化，所以獨絕也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約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與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紹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德業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于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于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為韶夏。左傳國語之註。恐難盡信。○周取天下。得諸侯之利。故其保天下。亦慮諸侯之害。廢兵求靖。正是武王權術處。○慶源輔氏曰。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與之相期。以文德治諸夏。而無相尋于干戈弓矢之中。所謂偃武修文者是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

則固不在此也

○執競章

序執競祀文王也

全直此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相繼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二后俱有功德。如執競德也。而乃頌無競之功。上帝是皇功也。而乃頌不顯之德者。蓋創業不言功。則子孫不知創業之艱。守成不言德。則子孫不知保守之難。故各舉其重言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詩經正義卷之三十
合祭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若謂王者之興其功德在當時其福
作在來世正後人所當崇報于無盡者也予今寧取忘三后哉彼帝
王功業起于一心我武王敬以勝怠義以勝欲以一心而秉剛健之
精則亦以一心而成者定之烈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脫天下于毒
痛而登之永清之治者夫固有以擅其盛而天下莫強也夫孰得而
競之亦越成康一則宥密緝濶一則對揚先訓豈不顯哉以一身而
奮至德之光則亦以一身而膺上帝之命所以嗣歷服而真與圖定
天下于一統而免夫分崩之變者夫固有以承其休而大業不墜也
殆亦為上帝
之所君乎

析講此節上二句言武王有執競之心而成定天下之功下二句言
成康有不顯之德而膺天下之命執競以心之純言如敬勝義勝
不泄不怠是也此乃作聖工夫不可謂有心于建功意然心者立功
之本故做出許大功業自邁千古而獨隆是曰無競執便是競非有
個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武王手闢宇宙非弱植所
能勝維心執競斯烈無競向競字正相炤不顯暗指下介介句意上

帝是皇句註中亦字本武王來言天向嘗命武王為君今亦命之使
繼武王為君正見其功德之稱也大抵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
心所屬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
成康以德凝命其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何異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介介

去聲

其明

叶謨
郎反

介介明之察也言成
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合參然成康之德之顯何如蓋自成康之嗣服而統有天下也土宇
無煩于改闢而聲教所及有以弘無外之規四方之異制者夫固奄
而有之矣然豈德之晦而不足以增前人之光哉蓋其當亂畧既過
之餘而綏天下以文明之治承大統既集之後而開天下以潤色之
猷德之照臨者介介乎無遠而不著明也其不顯也
如此誠不光于無競之烈矣上帝是皇豈偶然哉

析講此節專言成康者蓋武王之德著于功人皆知之成康之功蘊
于德又席守太平無事人容有不知故專言之奄有句有坐享其成

意然重德無遠不及以極言其顯不重統有與圖上斤斤本不顯之德來謂其治之所統極于四方以見其德之所被亦光于四方也禮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瞻譬如日月中天無處不照其為德之明著如此則其有光于武烈而為上帝是皇益可想矣○合上節周命之新非武不集其功易知而惟推本于執競之原則我周之開泰者德所以獨高周作之厚非成康不培其德亦易知而維肆覽于昌明之理則我周之保泰者所以功競矣今日之祀報功昭德其不虛矣

鐘鼓嗶嗶

音橫磬筦

音管

將將

音捨

降福穰穰

音攘

嗶嗶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合參夫三后之功德固皆極其盛矣我後人之奉祭也其敢苟乎彼樂必有鐘鼓然而鐘聲鏗鏗以立號吾懼其武也鼓聲謹謹以立動吾懼其揚也今則統眾音以和聲非抑眾音以發籟何嗶嗶樂必有磬筦然而磬聲清清以立辨吾恐其離也筦聲濫濫以立會吾恐

其淆也今則同倫而並奏亦異體以殊音何將將歟由是元音之蕩滌則幽明皆合其歡備樂之清明則神人胥洽其和但覺三后來格而福之降也不穰穰其多乎

析講此節是以樂盛而獲福也鐘鼓二句包八音在內鐘鼓以樂之大者言磬筦以樂之清者言嗶嗶即純如意將將即翕如意樂之大者難于和清者難于集嗶嗶將將樂之和集皆三后功德之播宣當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神心未有不格者所以降福之穰穰皆三后功德之垂裕詩說云和集中見其足以播無競之勳揚不顯之懿降福如云得荷無競之休于不替承奄有之慶于無窮也極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詩

經

正

卷

之三

十

五

五

合參夫降福穰穰而多則必簡簡而大矣然不敢以是而自怠也威儀之著及反然愈益謹重是以一敬感通神皆既醉既飽而福祿之簡簡而大穰穰而多者自來反而不厭也無競奄有之遺澤不其寵承于不替哉夫功德盛于前而福祿隆于後此三后所以為可頌也登歌之際安能已于揄揚哉

析講此節是以禮謹而獲福也與上皆一時事簡簡穰穰來積之多則合之而大也反反當玩註益字不是至此方反反只是禮行既久而益自謹重如對越駿奔之初也醉飽就神說正是感格處往說就尸言似太拘束反者福而又福反覆不厭之意功德有餘烈則福祿有餘休無競奄有之遺澤自寵承于勿替矣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章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全首此詩首二句言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下六句極言后稷養民之功正見其德之可以配天。處重養民上非以教對養說。蓋教由養而起也。○稷以穡事開國人但知其功在養民而不知立民之命。即立民之性。雖敬敷在司徒而文明之窳繁先自稷開之。此詩大意是就他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為主思文正在陳常于時夏見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

叶曰

無此疆爾界

叶訖

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

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合參此尊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若謂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下之大祭。人知我周尊后稷以配天矣。孰知有配天之德乎。彼高明覆博。生養萬物。天之德。至難配也。惟我有文德之后稷。參贊天地。彌綸造化。直足以克配彼天。而無間焉。何以言之。蓋天生烝民。不能使之自遂。其養。稷則教民稼穡。使我烝民皆得以遂粒食之願者。莫非其德之至極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而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稷持承天意。而徧之于民。是稷不惟有德于民。而亦有功于天也。夫民既得養。則民生遂。而民性可復。是以無有此疆彼界之殊。皆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向使粒民之利。有未徧。則亦奚服于陳常哉。后稷粒民之功。至于如此。信乎可以配天。而無愧矣。南郊之祭。誰曰不宜。

析講此章。思文二字。即炤下陳常說。要得裁成輔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天緯地之文也。配天言其德之及于民物者。與天無異。非指祭時也。立我二句。是民蒙后稷之養。凡人恩及一民。皆可為德。稷獨合烝民。而粒食之。則舉天下後世。皆被其恩。正是其德之至極處。貽我二句。是后稷體天之心。上粒字。概言百穀。此來牟又就粒民中。挑出二種而言。華谷嚴氏曰。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缺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若非來牟續食。生養便有不徧處。故此來牟。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貽之。則樹藝之教于足乎備。生養之利。于是乎徧天下。始無阻饑之患矣。要見稷之養民。皆體乎天也。無此疆二句。言無往非稼穡之地。則無往非常道之陳。陳常只在養上看出。陳非稷陳之也。註中得字。最有斟酌。恒產既足。然後恒心可興。是活斯民於阻饑者。稷之德。而脫斯民于禽獸者。亦稷之德。雖不是稷去教民而教之所得施者。則稷之功也。其與上天生成覆幬之德。真可配矣。按舜命禹治水之後。首命稷播種。次命契敷教。是稷固贊禹之緒。而又有成契之功矣。此意可會。參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嚴緝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入者無祖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黃氏曰生民為述事之詞思文為告神之詞此雅頌之所以異歟○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章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全首此詩以敬公為主咨蒞成法正所以敬公也次節承此申戒吃緊在維暮之春一句首節先發所戒之端言其當咨度成法次節乃詳所戒之事以見其當咨度也總不出順天時盡人事以護地利而已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

音離

爾成來咨來茹

音孺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救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也

合參此戒農官之詩若謂為農之事君重焉民務焉而農官則行君令而致之民者也嗟嗟臣工或任鄉遂之官或任都鄙之寄皆職于

詩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農者也。尚其敬爾在公之事。而無曠厥官可焉。蓋田野之事雖微。而皆出于朝廷之所經畫。凡夫乘天之時。盡人之事者。王既有成法以釐汝矣。尚當來咨于此。以求其法制之詳。來度于此。以審乎立法之意。庶講求詳審之下。有以敬爾在公。而無負朝廷命官之意矣。折講此節上二句。勉以盡職。下言當考成法。以求盡其職也。臣工如鄉遂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畯。田正是也。在公以農事言。農事雖是田野。而實關係于公家。故農之事。乃公之事也。率之者謹。而民無失時矣。一不謹。而民有廢事矣。故以敬戒之。曰敬曰爾曰公。有鄭重之意。有溫厚之風。總是提撕警覺。以見職掌甚專。不可不實意奉行。靖共爾位也。成法不是開國以來的。乃成王始置農官時。所頒賜者。如下節所言。便是周以寧曰。考之周禮。如修稼政。簡稼器。趨其耕耨之事。辨其重穠之種。與夫潴以聚水。防以止水。溝以蕩水。遂以均水。因地之利。順天之時。皆成法也。咨以詢諸人。殆以度諸已。益科條。雖其用各有宜。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纖悉處務。要講求之。審度之。不可視為具文。而曰吾能遵守之而已也。此正是敬爾在公之事。

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

皇來牟將受其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痔

時音音乃錢音音鉶音音奄觀銍音音艾音音刈音音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辭。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痔具。錢鉶鉶鉶皆田器也。銍獲禾短鎌也。艾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合參然成法之所當咨度者何如。嗟嗟保介。農官之副也。今何時乎。天欲粒民以食。即已授民以時。人苟仰天之休。即宜順天之令。今乃

維暮之春而東作可興矣。爾亦何所求哉。所求者存于新畬之田而
芟柞何如耳。然爾毋謂時早而事尚緩也。於皇來牟。當此暮春之時。
將受上帝之明賜矣。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天時
如此。則治新畬以受明賜者不可緩矣。爾其盡心勸課。命我衆人具
此錢鏹之器。以治其新畬。則奄忽之間。又將見其銍艾而收成矣。夫
乘天時以盡人事。正成法所在。而臣工之所當敬守而咨茹者也。尚
其勉之哉。

折講此節正是咨茹成法意。首句是叫起之詞。維暮句最重。是以己
至之時戒之。下文反覆皆欲其不失此東作之時耳。維暮二句是欲
其審天時如何一句。是欲其盡人事于皇四句。承維暮句來。言天時
所當乘。仰我三句。承如何句來。言人事所當盡也。暮春正來牟將熟
之期。故下遂以來牟引起新畬之當亟治。亦又何求謂當此時。又何
事外求。只該求新畬之如何治耳。如何二字。正是求正是茹處。包許
多人事在內。問之也。亦趨之也。新畬難治。一則土新。而膏未發。一則
土熟而力或衰也。亦舉此以該其餘耳。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

歲曰新畬。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於皇七句。一氣滾下。只在
將字迄字奄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亟于東作時也。於皇四句。是
即來牟之將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得新畬當治意。來牟是已然。康
年是未然。以來牟為言者。雖是說暮春已至。却要見天心育養下民。
故言上帝明明。以此續民食者。明昭二字。即領上厥明明字。謂上帝
愛養下民之意。昭昭可驗。特在爾善承之耳。命衆人。乃農官命之。錢
以啟土。五耕用錢。鏹以去草。五耨用鏹。皆耕器也。銍獲器也。銍艾言
用銍以艾也。奄觀句。預道秋成之在即。緊打着迄用康年。與維暮之
春相首尾。見麥始熟。猶即熟。纔耕作。即收成。一失此時。即負上大明
昭之賜。亦即負爾在公之職。不可不及時圖之也。此正成法所在。能
咨度而行之。則所以
敬在公者在是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

周命他官無詩。獨命農官有詩。想周人以農事開國。故特戒飾
之。以重其事也。○按堯命羲和曰。敬授人事。舜咨十二牧曰。欽

哉。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也。成上承無逸七月之訓而嗟嗟昭格之命。倦倦不道。則周家精神命脉盡在是矣。后世有繪圖以勸其君。刻木為農。置之宮中者。亦庶幾聞是詩而有得者歟。○七月之作。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既悉稼穡艱難之事。臣工之訓。成王所以戒農官也。又識耕耘收穫之法。昔人謂七月者。臣工之所自出。信然。

○噫嘻章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全首此詩見成王字。疑作于康王時。首二句言先王之戒命。下言當盡職以求無負于先上也。重一率字。率時六句一串說下。皆是率之之事。○此篇所戒農官與上篇不同。上總言之。此自鄉遂司稼之官言之。司稼專職鄉遂。不可誤兼都鄙言。

噫嘻成王既昭假格音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

賦也。噫嘻亦歎辭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昭格爾猶言格汝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合參此亦戒農官之詞。若謂農人以力田為務。而所以使之盡地利。協人力者。由上有以勸相之也。爾農官其念之乎。噫嘻我成王也。當始置農官之時。既有成法。以昭格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厥百穀。凡夫原隰之異宜。黍稌之異種。無不播之。斯可矣。然欲播之。必先有以

耕之彼一川之地。三十里也。此三十里之田。其為君公之采。郊甸之賦者。寧有幾。盡爾之私耳。爾其駿發而治之。良耜之載。徧于郊原。錢鏹之痔。亘于南畝。自其百畝。而觀之。則無一畝之不易。自其三十里。而觀之。則無一里之不易。夫如是。則庶幾地無遺利耳。一川之衆。十千人也。此十千之耕。其為公田之役。藉田之助者。寧有幾。亦盡爾之耕耳。爾其盡服而事之。比閭之內。競勸其勞。阡陌之聯。交贊其闕。自其一耦而觀之。則無一人之不力。自其萬大而觀之。則無一耦之不力。夫若是。則庶乎人無遺力耳。夫既無不耕之地。亦無不耕之人。而百穀之所播者廣矣。爾之職。庶乎克盡。而成王昭假之命。亦庶乎可無負也。爾農官其勉之。

柳講此詩勸農稱成王。而復以噫嘻發之。可想見成王當日。感于七月之章。有一段真切體恤農夫至意。而農夫亦無不盡力光景。故歌之以為勸。昭格猶言明訓爾也。戒命即上章成法。但不可牽扯天時人事來講。率字乃統率之。非以身先之也。凡欲播必先耜。故以播發引起駿發。不可認播為耕。駿發四句。朱豐城作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說不知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川之衆。率一川之衆。耕一川

之田。非地目地。而人自人也。故註以使之二字貫下。看來用得圓活。亦無碍。昆湖有文亦對說。未云惟民無不力。而後無不耕之田。惟地無不耕。而後無不播之種。便說得圓活了。本文三爾字。俱着實責成字眼。見爾既任職農官。則田皆爾之田。人皆爾之人。耕皆爾之事矣。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內。皆為私田。十千所耕。即發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寔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為駿發。疏義曰。倡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給。惟視之為一己之私事。則齊心併力。不期然而然矣。發有奮迅意。服有帖習意。此皆率之妙用。大抵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可知。天下田家勞苦之事。一人任則見勞。二人偕則見逸。此農之所以自合為耦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按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首曰稼穡。蓋重其務也。故此一農官也。成王昭假于昔。嗣王申戒于

今其得訓迪之道矣。○豐城朱氏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又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大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昔王之盛，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下此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各以其職而受乎地焉。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分其土于其民，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每煩君王之告誡，而率之以從事焉。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属于君，民仰給于君者也。故受田于君，食其力而輸其賦，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長治也。夫是以田之在官者，須設官以理之。事之在農者，率乎農以治之。率之何如，則必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領田里焉。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于其始事也，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之地。凡土之所宜，與穀之所殖，必教道之，以定準直，農乃不惑。夫如是，而可以播百穀矣。蓋天下之地固皆天子之田，而天下之

田又皆盡民之力，以其利公之天下，以其惠溥之生民。若走乎而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不且如其家也哉。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于其上，守宰之任歲且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故秦漢以來，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其豪強者復從而兼并之。雖欲命農官而播百穀，其可得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若復三代之制，然不久而其制遂墮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也。周之制，封同姓之國十五人，異姓之國四十人，公侯伯子男，咸克熙帝載，而天下奉其京師。民又安有豪強兼并者乎。又且專而農氏母有所使，民力安得不盡。故下之視其上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君民一體之情，其周洽如此。故曰：昔之盛，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

○振鷺章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全直此詩二節各開看勿作相承說總以德為主容貌者德之符也名譽者德之流也擬之于物觀之于人審之于容貌之間要之于名譽之久皆所以美盛德也○朱子云此詩文義都無告神之意恐是獻助祭之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容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於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言祭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若謂容貌者。德之符。而聲譽者。德之流也。我客之德盛矣。則其見諸外者。寧無可美乎。彼振然群飛之鷺。于彼西雝之水。其儀羽之潔白。蓋皦然而不滓矣。我客之來。助祭而至此也。純潔之德。精白之心。形于周旋進退者。皆可觀可度。而容貌之修整。蓋有皦然而不累者。容何美耶。

抑講此節首二句。是即物類羽儀之美。下是擬我客容止之盛。振鷺二句。須記勿涉興體。乃即物以象之也。辟雍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尊之曰客。親之曰我。愛敬兼至也。亦字斯字。承鷺來容。非指容色。言乃動容之容。如進退周旋是也。此就祭時言之。要根德上來。蓋有是精明之德。存于中。斯有是修整之容。見于外也。此與鷺之潔白相應。○麟士按。亦有斯容。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振鷺作議論。故當屬賦體。○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成王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于宋。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叶丁

庶幾夙夜

叶羊

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斁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于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合參然我客之可美。豈止此哉。觀其在彼國也。善政善教。有以得在彼之人心。固無有惡之者。其愛之何至也。在此國也。令儀令色。有以

得在此之人心亦無有歎之者其敬之何至也夫聲譽每係于人心
今合彼此而愛敬之如是吾知好德無間則頌德有常庶幾自夙而
夜以永終此譽而垂令名于無窮矣豈特今日然哉夫既贊
其容之美又幸其譽之久周人于二代之後可謂喜之深矣

抑講此節首二句即其得人心于無間下是幸其保令聞于無窮上
段作已然看下段承上得人心言彼指祀宋之臣民此是王朝之君
臣無惡言愛也在媚之為君上見無歎言敬也在尊之為客上見庶
幾者喜幸之詞非期望之意夙夜說得廣極言其時之久也于無惡
無歎處便見彼此已有譽了庶幾二句就根無惡歎來蓋因他得入
心上幸他能保譽耳若不得人心則毀來而譽隨以失矣何以永哉
註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謂我尊崇其先聖王之德
我以象其先聖王之賢而使之奉先王之祭祀也

振鷺一章八句

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
祀而不絕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為鑒耳

豐年章

序豐年秋冬報也

全首此詩以豐年二字為主大意言豐年利用之
周而著神休之溥以見其當報也重歸功于神上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秬咨履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
熟矣。小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烝進畀予洽備皆備
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
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共備也。

合參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若謂國家之用恒取足于農而農事
之成則神休貽之也。今幸有此豐年矣。而敢忘所自哉。故黍宜高燥

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難乎其皆熟也。今則時和年豐不惟多黍而且多稌焉。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但見收而積之也。亦有高廩之藏。就而數之也。而有萬億及秬之盛。收入之多如此。由是致用于歲稔之餘。舉盈于多蓄之後。則為酒醴以畀祖妣者有焉。苾芬荐而祖考歆鬼神其無乏祀也。為酒醴以洽百禮者有焉。品物陳而邦家光。賔筵其無曠典也。吾知舉典禮而思裕用之原則。豐年之利甚周。享豐登而思默相之功。則神明之錫甚備。降福不孔皆乎。微神則阻饑之歲。其民貧寡取之國。其用匱將何以畀祖妣而洽百禮哉。然則今日報賽之典。亦惟以神所降者事神也。吾何有焉。

抑講此章豐年三句一順說下。豐年即于多黍三句見之。陰陽和風雨降。乃致豐年之由。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年若不豐。非旱則潦。旱則不宜黍。潦則不宜稌。今多黍又多稌。則百穀皆熟。所以見得是豐年。黍稌是舉二者。必概其餘也。歸重在高廩二句。正見多意。不專就黍稌說。萬億及秬。以廩之數言。此通天下而言。非專指公家言也。酒醴

正此廩之所藏為之者。烝畀二句。俱指酒一說。畀妣自宗廟之祭。言尊祖敬宗無乏祀也。洽百禮。日邦家之用。言養老尊賢無曠儀也。周禮十二荒政。其一曰殺禮。蓋年儉則禮殺。年豐則禮備也。三句兩開說。或謂以洽百禮止就祭祀而言。然在良耜固宜。在此處則說廣些不妨。收入之多。非徒可以食農夫。穀士女。而所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無不取足于斯。神降之福。不其偏乎。福即豐年之福。降謂田祖方社之降。皆字言一黍一稌。皆神休也。一祭一享。皆幽貺也。利之皆處。即福之皆處。此報賽之不容已也。○唐文宗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年之豐熟。必大有物。故云豐年。曰大有之年。豐年二字。便已包舉全詩。○註高燥。以土宜言之。寒暑以天時言之。地不為物之異宜。而異其勢。天不因穀之殊性。而偏其施。總順其自然。以聽物之自取耳。○按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秋冬之報賽。夫亦猶是也乎。

豐年一章七句

新安胡氏曰。按漢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豈非以其有絜界祖妣之詞歟。○安成劉氏曰。序以噫嘻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芟為春祈。良耜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于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于序說。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漢氏胡氏之說。亦足矣。補之。

有瞽章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全占此詩首節是總序其事。下二節詳言其樂之盛也。蓋器備而音奏。樂和而感神人。總是樂之盛意。此許南台之說。比他說覺明。山東錄以二節為樂器備。末節為樂器和。則既備乃奏。句難通。決不可從。○按詩說以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作主是聽。正是合祖。合于祖者何。即合之以肅雍也。○辨義按此詩有云。武王既定天下。始作天子之樂。以象先祖功德。乃合眾樂。以奏于祖廟。而樂工歌此。以降神也。聚

岡嶧山臺山諸先生俱主此說。又方山先生云。合祖是作樂。以合格乎祖考也。若作合奏于祖。則合字主樂。恐與詩柄語氣不協。確齋先生從之。然愚從方山。而不從諸先生。蓋非因方山從未傳。而曲意徇之也。予蓋著意于此首章在周之庭一句。並詩柄始之一字。夫武王伐商。既定天下。改商為周。易正朔。變服色。陽為周之人民。陰為周之鬼神。商之終周之始也。武王以周之祖考。皆隱隱踴躍。共觀並聽于茲。武王以事死如事生之孝思。舉而行之。令幽明互暢。故首節提出言之。曰在周之庭。末章又曰。我客戾止。止見得今日之天下。非復商之天下。乃周之大下也。今日之樂。非復商為天子。周為諸侯之樂。乃周變五廟。而為七廟。為八廟之樂也。我臣我民。并觀聽于下。我祖我宗。並觀聽于上。有一代之功德。即有一代之事業。有一代之禮樂。自始以始。懼樂無疆矣。故詩曰。永觀厥成。詩柄始之一字。從此永字而得。未得如蕭韶九成之成都。為在周之庭之意。而別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者官無目者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

合於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若謂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我周當治定功成之餘。而大樂于是乎作焉。其合奏于祖廟何如。彼司樂之官。必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音也。今有瞽有瞽。而各司其職。在周之庭焉。樂雖未奏。而已有將奏之端。所以發揚先祖之功德。而感格先祖之

懽心者。在于是矣。
析講此節有瞽言司樂之人也。周庭言祖廟之庭也。按周禮有上瞽中瞽下瞽。是為三瞽。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六十人。有瞽者相之。看來瞽雖有上瞽中瞽下瞽之別。本文有瞽有瞽。自是詩家字法。勿拘滯此意。舉作樂之人。則凡所以備其器數。調其聲音。皆有司存也。云在周之庭。見一代之新聲。繼大獲而有作。便有先祖在上。眾客在旁。神之聽之。人之觀之。無不于斯也。故曰總序。

設業設虞

巨音

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挑音

磬。祝

反尺叔

圉

語音

既備乃奏

祖叶音

簫管備舉

以上叶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鞀。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鞀。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撞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闔亦作啟。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銘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篳篥。併兩而吹之者也。

合於然所作之樂。何如樂。必有懸。此業虞所由設也。植虞以承業。刻業以附柶。而縱橫之勢集焉。無所取之。取諸載也。懸必有飾。此崇牙所由建也。繪采于柶端。叢羽于業上。而物采之象昭焉。無所取之。取諸輝也。小鼓為應。大鼓為田。垂柶虞而縣鼓。無所取之。取諸夏商之制也。柄搖有鞀。垂擊有磬。傍祝。圍而並列。無所取之。取諸具。始終之即也。凡既備矣。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並作。木革之交宣也。而凡編竹之簫。併吹之管。亦從而備舉焉。蓋合眾音。以成聲。而為一代之完樂矣。

折講此節言備其器而奏其音也。然總是一備字首二句。是飾之備。中二句。是語之備。末二句。是音之備。相遞說下。虞上有業。業上有崇。牙。宗牙上樹以采羽。總是一器而盡制盡飾如此。虞設則業亦設。非兩次設也。應乃小之。以節一音。田乃大之。以節一變。縣鼓周制。非鼓名。即指應田。而縣于虞業之上者也。乃鼓不皆縣。則如播執之主導。縣又不獨鼓。則如石磬之主收。有以導之。必有以起之。則虛中圓表之祝。有同功焉。有以收之。必有以偕止之。則伏銜尺櫟之圍。有並齊焉。既備指上六者。言乃奏是已奏。但未言其美盛。至下節始咏嘆之。簫管二音。又從其所奏之中舉出。以見其無所不備。無所不奏也。上六者是堂上之樂。簫管是堂下之樂。備舉盡作之意。備字足上備字。舉字足上奏字。○鼓法天。鐘法地。群音之所覆載也。鼓象震。鐘象兌。萬物之所斂舒也。鐘應秋。分鼓應冬至。陰陽之所以出入也。故業虞皆為鐘鼓設也。宗牙樹羽。又皆為業虞設也。夏飾虞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翬。至周而三者具。以是為文之至也。詩不言鐘。而詳於鼓者何居。夫天地之發於聲者皆樂。而聖人獨取象于雷者。以其鼓天下之動也。故曰鼓為群陰之長。詩人之言鼓較詳。意在斯。

乎。若應田因縣鼓而及之也。夏鼓尚足。殷鼓在楹。於此獨言縣鼓。以是為有周之鼓。而非復夏殷之制云爾。然則夏殷以前設虞。惟以縣鐘。故言虞者。恒曰鐘。縣自周之興設。虞并以縣鼓。故言樂者。統曰宮縣。歟。言鼓又言執者何也。鼓之類也。觀周禮言雷鼓。必言雷。執言靈鼓。必言靈。執言路鼓。必言路。執是矣。執又言磬者何也。執之類也。觀儀禮。執鼓倚于頌磬是矣。既言執磬。又言祝。闔者何也。以為樂之始終也。樂作為陽。以陰數成之。故祝之數偶。樂止為陰。以陽數成之。故闔之數奇。有祝以為之始。有闔以為之終。則其無不備可知也。復言簫管者何。維音有八。竹居其七。以簫管而備舉。則亦不必疑。執鼓之皆為革音。而祝闔之皆為木音矣。此詩之所謂備而序之。所謂合歟。古人以樂成謂之合。猶廟器成。謂之考。宮室成。謂之落。也。後人乃謂合祖德宗功而奏之。得毋畏毛鄭笑人乎。

嗶嗶 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

成 庭字 以上叶

我客二王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蕭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

合參夫樂既奏矣。而果何如其盛耶。但見律呂相宣。順成和動。嗶嗶然厥聲之和。純如之內。而有皦如者存。雖矣而未嘗不肅也。皦如之中。而有繹如者存。肅矣而未嘗不離也。肅雖相濟其鳴也。何嗶嗶其和乎。由是和聲所感。先祖之神。聽之于冥冥之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雖二王之後。為我客之戾止者。亦皆永觀音樂之奏。由一成以至六成。無有于獸。數焉。我客且然。况先祖之以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哉。信乎我周之樂。有以極一時之盛矣。

析講此節上三句。言樂和有以感神。下以感人。微其盛也。嗶嗶句。虛肅雖句。正是足嗶嗶句。肅者皦如。而無奪倫之意。雖者純如。而無沾濡之意。和鳴即肅雖。蓋不肅則混淆奪倫。而言其為和。不離則拘迫非戾。而不可以言和。肅雖相濟。然後謂之和。嗶嗶句。內要見發揚祖功。光昭先德。方見作是樂以合祖。先祖是聽。謂功成樂作。以告于神明。庶使其功德之隆者。有以潛孚于合漠。蓋太和足以藹先德。而有

德之祖。油然合也。大樂足以揚世功。而建功之祖。儼然合也。蓋空空說個是聽。便無味。成乃六成。永觀者。謂永觀其作樂之終也。切勿以興亡在念。說我客統承先王。彼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樂。後有作者。難為其繼。則亦難為其觀也。曰永觀厥成。此即我客之觀。以必先祖之聽。不可以感神。感人對說。蓋合祖之樂。自不當與嘉客並言也。○安成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辨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章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鮓也

全首此詩以潛有多魚句為主。上四句。嘆澤物之盛。下言薦廟以獲福也。周人季冬薦魚。季春薦鮓。同歌此詩。蓋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

而兩祭也。季春季冬字不必入講。享祀是薦，不以祭言薦。與祭不同，祭于廟以神道事之也。薦于寢，以人道事之也。

猗於宜反與余音漆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叶于反

鯨音條鱣音常鱣音偃鯉音以以享以祀叶逸反以介景福叶筆反

賦也。猗與歎辭。潛，慘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鯨，白鱣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

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合參此薦于寢廟之樂歌也。若謂孝子之神先也，寧獨在備物哉？精誠既至，卽一時物之薦亦足以告虔者。茲之以時而薦魚也，何如哉？倚與此漆沮之地是水之所聚，而魚之所育也。積柴以養之，而魚之潛于其中者則甚多焉。有鱣也，有鮪也。魚之大而美者無不備矣。有鯨也，有鮪也。魚之小而美者無不備矣。魚之多如此，由是時而取之，以享祀于祖考之前，蓋所以貴四時之物，順孝子之心也。但見

祖考歆其時食之薦，而景大之福，自于是乎介矣。吾之利賴于漆沮之魚者，夫豈少哉？若周王者，可謂誠于孝矣。

析講：薦魚必以季冬者，冬月魚不行孕性定而肥美，故眾魚皆可薦。春惟鮪獨肥，故薦鮪。漆沮只言產物之所不重根本之地，上但必以漆沮之魚言，似亦有不志本之意。潛乃水之深處，為魚所藏息者，積柴以養之也。有方故其生之也無窮。有鱣二句，重魚之多，上不重種數，亦不重色之全。似龍而黃曰鱣，似鱣而小曰鮪。形白而長曰鯨，頰黃而大曰鱣。無鱗額白曰鯉，有鱗尾赤曰鯉。享祀句，正薦魚也。介福要發出祖宗眷祐。天子獲福氣象。○后山許氏云：大全以此詩心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本之意。看來此意亦不妨。但時說多以為不可，愚意欲作說詩者之詞，亦見周人薦漆沮之意。不然九州方物皆可以薦，奚必漆沮之魚哉？此處亦當有辨。○縣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上居以之。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此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豈國家根本之地，氣王而多產耶？抑天子以此地為湯沐，故虛之為漁獵所耶？

潛一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薦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雝章

【序】雝禘太祖也

全首通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首二節言得人奉祭。而真文王之專。後二節言文王裕後。以見奉祭之由。先後相照。應看○微言。武王既得天下。率諸侯以祭文王。而因念文王裕後之澤。見今日得合萬國之歡心。以尊崇皇考者。寔皇考之德所致。蓋不敢忘所自也。

有來雝雝

與公叶 篇內同

至止肅肅相

息亮 及

維辟

音壁

公天子

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合祭此武王祭文王之詩也。若謂天子合天下。以為家。則亦合天下。以為孝。要不能無賴于先澤焉。今我之祀先王。何如哉。天子有祀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來祭。今諸侯之來也。雖雖其和而無勉强。不得已之意。其至止也。肅肅且敬而無怠緩不敏事之形。以如是和敬而相天子之祭者。寔維辟公也。于斯時也。天子主祭于上。以率是百辟者。但見泯和于無迹。歛敬于無形式。著夫穆穆之容而已。抑講此節上三句言得人以助祭。下一句言為祭以主祭。然只開闕說去。不可對看。蓋天子主祭。諸侯助祭者也。來自侯國。至自周庭。或俱主在廟。言雍雍非勉强也。肅肅無情容也。穆穆則至和無迹。至敬無文而深遠莫測矣。穆穆中有一段淵然嘿然。通于神明。至意非謂得諸侯之相逐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敬指名耳。此不重肅。雝穆穆只重辟公。天子上見非但公侯執幣。髦士奉璋之舊也。

於音薦廣牡相同予肆祀叶養假古雅哉皇考叶音

綏予孝子叶獎

於歎辭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合參彼祭必有牲也於乎此和敬之諸侯荐其廣牡以相予祭祀于宗廟之中是得萬國之歡心以事我先王合天下之孝而為孝矣在吾孝子之心固欲皇考一享也此大哉之皇考庶其享此廣牡使予孝思之情得以自遂而有以安我孝子之心哉
辨講此節上二句言諸侯荐牲以助祭下言幸先王之享祭也荐廣牡特于助祭中抽出一事而言疏云于天子進大牡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非諸侯自荐牡也此正辟公之以肅雍而相處曰予肆祀則天子穆穆亦在此時假哉皇考句亦不閑言今日天子主鬯辟

公奉璋叩皇考乃大哉之皇考也子居皇位而父苟未享王祀則子心終是不安今日之右以皇祀如此庶幾皇考享之而安我孝子之心也此中見武王以大下養尊為天子父自表其右烈考及父母之意如此此詩歌于徹祭之時與初祭不同故假哉二句當作幸詞不

作真詞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又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其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合參夫得人奉祭固幸先王之享矣然所以得奉是祭者孰非皇考裕後之德所致哉彼人之道未易盡也惟我皇考宜無不通哲無不知而有以盡人之道矣君之德未易備也惟我皇考文足經邦武足定亂而有以備君之德矣夫有是宣哲則聰明所及而斯民之休戚

無不知有是文武。則德威所及。而斯民之利病。無不濟。故能安民以慰上天。求莫之心。由是天心用眷。而餘休所被。有以克昌厥後矣。抑講此節上二句。言先王道德之全。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宜哲以心言。宜以通微是理。無不明哲以周知。是事無不察。能不虧人生。物則之良。故曰盡人道。出以徽示。不流操切。濟以剛健。不屬委靡。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備君德。宜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宜哲文武。但要着文王寔事。說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及字。看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後字直指武王說。蓋對文王言。則武王為後。○盧文子曰。有圖度昌後之心。天便不燕民。亦何安文考。心事但有安民耳。燕天且不計。何況昌後。

綏我眉壽

叶殖酉反

介以繁祉既右

音又

烈考

叶音口

亦右文

母

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合參昌後之實何如。彼人之不可必得者壽也。今則綏我以秀眉之壽。有以膺景運之靈長焉。人之所不可易致者福也。今則介我以繁庶之祉。有以極天下之尊養焉。皇考之昌後如此。故我今日得以率萬國之諸侯。奉一人之孝享。情以分而伸。禮以義而起。使天下之大莫不有父之尊。而右我烈考。以天子之禮。非止西伯而已。使天下之大莫不有母之親。亦右我文母。以皇后之儀。非止夫人而已。是其右之者我也。而所以得右之者。文德昌後之所貽也。向非皇考。則予何以有今日哉。

抑講此節。承上節末句言。上二句正言昌後之實。下二句言已得盡尊親之禮。又昌後之所致也。眉壽就壽之徵言。繁祉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言。綏我句。謂昌以可久之福。介以句。謂昌以可大之福也。降年永則不限。以時而奉先之日長。得多福。則不拘以分而奉先之禮。

詩

卷之三

解

卷之三

四十四

備。總之昌後之是也。乃是已然事。武王受命時已老。若非眉壽安得大統之集。以祀其先王。若非繁祉安得合九州之尊富。以舉此莫大之典。既右二句。承壽祉來。烈以功言。文以德言。從夫謚也。右烈考者。禮九獻樂八佾。合天下。而以父道事之也。右文母者。其禮同。其樂同。合天下。而以母道事之也。即上來肅雍之辟公。相穆穆之天子。合四方之廣牡。存一人之肆祀也。烈考文母。不平玩。既字亦字。可見。此詩二字不苟下。首節稱天子對辟公言也。次節稱孝子對皇考言也。二節謂以天子之禮尊親。則稱皇考。末節承上有格天裕後之功來。故稱烈考。○文母雖帶言。其寔關睢啓化。續女開祥。文王宜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

也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終

